PL
2705
O855
1725
v.10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十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建 在都 錄

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舊云孩

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親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為實也見論衡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為誰人性惟孔子說得無病只相近二字亦稱富哉假如大盜貪財好殺何惡如之然有時不取是近義也有時不殺是近仁也舉大盜而凡以惡名者可見

以巳身言則平且好惡與人相近是又一近也故養者移也養之道亦不一矣孔言不移正甚言習之害大孟子斷言性善是入穴取虎子殺人取心肝法非戾孔也古言盜道有仁義禮智信一撥轉歸正則五德皆眞夫非移之以養而然乎

古臣下奏上天子未有稱大尊者周樂運陳宣帝八失皆稱大尊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斷之大尊未爲聖主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

等語、
懿宗末年、長安使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嶃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游處、由是王公貴游爭效之、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爲瓦礫、見紀異錄、此唐之艮嶽也、
宋太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

則不足禁姦朕常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日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此言可爲萬世法

五星畏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于佛事或謂之禳災眞不知也見劉賓客嘉話不知何據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惟謙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黄復多智時賢諺曰支郎眼中

黃形軀雖小是智囊見五色線僧亦可稱爲郎

本事詩則天見宋之問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口過二字甚新老狐善媚雖譏人語亦作態如此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見誠齋雜記余謂消摩自是導引按摩之意以爲藥恐非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于琅

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詔守
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
之亭名遂聞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
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
上意以配前人云見却掃編王詔大有韻致今
人多不知石刻始于詔因爲表出唐恪效顰亭
名尤惡强作解事記與石何在耶徒貽人笑耳
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賈誼
譏司馬季主語也季主尚受此毒詈今之紛紛

胡爲者、
蘇文忠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不必見其畫覺十指酒氣沸沸滿壁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見國史補參酌院好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掌諸官府監治長官、
今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爲

一字故音之脣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皆
之脣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
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
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伶氏伶倫之後柬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則爲
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爲震
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乃共工名而注爲包
藏之訓皆不考見詩傳考補如孔壬果共工名
則包藏之訓大可笑矣是從壬字鑿出也

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此子房定評宋人好輕貶人亦好妄尊人

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下給賵賻此大異是教貪也

子華子曰火宿于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爍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于肺硜訇而不屈謦而不能仰也其神凋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情伏而不發人之婾婀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漏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漉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于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宄之不泄夫是謂善完子華子雖贋書然此段談含內外五行精確之極可存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步或衣裙誤拂芬馥經日不散見杜陽

編玉有香疑是比喻之言此實有之矣古佳見此然輔國敗時方巾櫛而倂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則眞物妖矣

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綺盛飾以此疑之見後漢書○尚何疑焉卽此當誅

五均朱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梁武帝

素善鍾樂、欲釐正雅樂、乃自製四器、名之爲通、施三絃、橫七絃、用二十七絃、均與通。今不知爲何物矣。

汴人語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遼所遺、如藏物于內、不爲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巳、不知所出、後閱遼史、梯里巳、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爲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親疎也、或即梯巳之意歟、梯里巳但呼曰梯巳、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爲鑤之類甚多、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世之鴟吻是也見偶然錄此又與爾雅所載龍生九子鴟吻好望今屋上獸異鴟吻一作蚩吻好望一作好吞

漢書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羲之所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然則律始伏羲不但易也

周君景遠馳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

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謂曰、我常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苐補書之、復謂人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常。可乎。寧不爲御史。不可絕人理。見陶宗儀書、貴而忘舊者、聞周君此語。自當媿死。若沽好客之名。而雜然並進。應接妨務。攪瀆招尤。客主身名。兩敗難洗。又不可以周君口實也。

韓子通解曰、伯葬哀天下之偷、且以强則服食

其葛薇逊山而死今人但傳食薇不知衣葛

輝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于褚丘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蔡居有過褚丘詩玉勒追風下古鄉鴛鴦隊裡陣雲黃怪底褚丘春社上無人敢去演西廂

吳門治平寺重陽日遊人競集繫羊千百相與博謂之博羊滿山如雪者竟日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騟馬墮而墜澗追兵

幾及馬臨澗垂韁墜不能及馬又跪授焉墜攀之登岸走廬江見異苑李子田曰馬有垂韁之恩始此

李子田曰漢書董宣強項字出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強皆屬濕余按博聞強記與強項之強皆去聲今人讀作平聲誤

李君實曰道書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大犯工尺六字耳○通典云舜時用八音樂器八百般周用

五音減至五百般唐減至三百般宋仍之今樂器恐不及百般人間流傳尚不能久何況鈞天之樂耶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據此則邕喪父母久矣高則誠傳奇即云有所譏刺假借託諷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無影響遂誣古名賢若是誠所不解

郭玉善醫遇貧賤厮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

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慎之心臣意且有不盡何有于病哉見方技傳靈源禪師住能舒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如目前而言靈源問其故荅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

足怪見冷齋夜話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金注者殙瞽卜之無驗蒙莊所謂外重者內拙也理自應爾

朱長孺序李義山集曰予繙覈新舊唐書本傳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于英華文粹者反覆參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葢負才傲兀抑塞于鈎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則以其爲贊皇所善

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
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綯安得以
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綯特
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
者非眞有憾于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爲讐綯父
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深
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失勢綯與
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爲死黨
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丘之

而目爲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姦邪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爲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寃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爲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

行嗤摘之者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廻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近朱長孺箋刻義山全集序曰、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閫、讀者與玉臺香奩側稱、荆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

國風之螓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詞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途沉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璚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

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奥博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帷房暱媟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規覯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爲有據、作黄山谷之言如此、予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就亮字須用言傍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譌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弇、然與弇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宋轅文曰、前時知名之士、殘於兵、沉於淵陷于

仇怨冤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蓋十不得二三是諸人者不過恃其雋才以求聲聞于世耳亦何罪之有意灾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神譏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此論甚確夸者死名必然之理後人當以爲戒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之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

居古墓梨花鴝鵒雨荒原麥穗鷓鴣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皆楚楚有致而予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明理學而儒風大振歷宋以來有六先生焉北山何基魯齋王栢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山章懋惟東萊楓山仕於朝而四先生皆以布衣名重當世何謚文定王謚文憲金謚文安許謚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澤而靳易名之典也迨至于後則不然

矣曾齋著書尤多合之可千卷未三百載俱散傳惟文集與研幾圖行世耳

萬曆初內鄉李蔭令順天之宛平縣署中掘地得柱礎六徵有字跡洗視之唐李北海雲麾將軍碑也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故雲二字李因築室砌碑壁間曰古墨齋今世所傳雲麾碑乃陝刻者宛平殘碑人所未覯雲麾乃唐能畫小李將軍也按楊用修丹鉛錄云雲麾碑在陝西蒲城縣已斷裂正德中劉逵夫御史謫蒲城

尉訪出以鐵束固之復爲完物臨淮侯李言恭詩云蒼頡史籀不可起蝌斗鳥跡亦已矣能書千載稱鍾王更有北海踵方軌得意最是雲麾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意斷之作柱礎神物知爲造化私言宛平之刻也

吳郡林若撫詩談云唐風山有樞篇註者云答前篇蟋蟀之意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强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

爲他人有其詞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胡云解憂也　魏風猶來無棄詩緝云毋尚思之無棄毋不歸得其旨矣朱註謂死而棄其尸謬哉　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註以湘訓烹非也湘字從水當是滌濯也　小雅四月篇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朱註云侯維也按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梅侯梅晉宮闕記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則侯非維義明矣
邶風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卽微

管仲之徵、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然矣、朱註以非字訓之、以爲非君之故、胡爲而辱于此、果若斯言、是怨懟其君也、豈風人溫厚之旨哉、

謝靈運詩只一機軸、如晨策尋絕壑、夕息在山樓、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迎旭凌絕磴、映眩歸潊浦、朝遊登鳬闇、日暮集華沼、倏爍夕星流、昱奕朝露團、凡此發端、雖微有異、同命意

不甚相遠至於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埛郊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及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大都不出此意然總本自楚辭朝發枉渚夕宿辰陽二語變幻者也且其遊名山志所紀形勝具見於詩詩之指詞命意則盡于山居一賦所謂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郎賦中入澗水涉登嶺山行之句此類甚多

謝靈運登泰山詩云岱宗秀維岳崔崒刺雲天岞崿既嶮巇觸石輒遷綿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閭何晻靄明堂祕靈篇本集不載近張紹和梓七十二家亦缺此篇

鮑明遠詩云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廻李太白云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廻正襲其語明遠又云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杜子美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悽涼雖蹈其意而翻作七言緯有化腐爲新之力明遠又云豎儒守一

經王摩詰云豈學書生輩窻間老一經演爲十字亦無痕迹

杜審言詩牽絲紫蔓長子美云水荇牽風翠帶長審言雲陰送晚雷子美云雷聲忽送千峰雨審言鶴子曳童衣子美云儒衣山鳥怪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子美云星霜元鳥變身世白駒催皆變幻祖句非獨朔也徐晶詩云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云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而杜語覺勝

林若撫曰李頎早晚薦雄文似者者字殊未可通必馬字之誤蓋薦雄文似相如也莫是長安行樂處是字未通必滯字之誤可謂善說詩也

徐安貞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見于雲溪友議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見于皮日休孟亭記及王士源序王灣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見于河岳英靈求其全篇緊不可得乃知唐詩散失者多矣

林若撫賦無題詩云藕盡金盤未斷絲雞栖桑

樹見無蝪。井梧秋老虛懐子。石闕年多不吐碑。塵掩殘機寧作疋。燈昏覆局杳難棊。從歡裁蘖爲藩後。教妾朝朝怨苦籬。八句俱藁砧體。即蘇長公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着後更無期。亦不過此。若撫詩富萬首。論詩尤精。

李獻吉樂府云。河之水流濺濺。望夫不見立河干。何仲默絕句云。河水流濺濺。言采河邊蘭。君從河水去。我獨立河干。未免蹈襲。陳約之望太行詩云。迢遞太行山。連天跨海間。蚪蜂金蔽日。

烏道半臨闕未盡五丁技猶傳八駿還艱哉不可上望望損朱顏皇甫子循太行道云太行之阻當重關孟門中谿不可攀蚪蜂千仞跨海外烏道百折盤雲間神功尚識五丁力穆幸猶聞八駿還巉巉茲地危哉艱古來行者摧心顏皆將約之詩演作七言亦係蹈襲耳

廳字從广如庭廡之類今皆欠一點從厂厂者山石崖岍之類學者不可不知廨字亦然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

研北雜志係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蘇東坡寶繪堂記云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爲留意于書畫者發也元周密記所見書畫著烟雲過眼錄四卷本坡公語也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山中元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嫠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

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弟君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葦之小者曰蘆未秀者曰葭稍大爲蘆萑之初生曰薍一曰騅詩大車註菼騅也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爲萑一物四名也郭璞云菼似葦而小兼似萑而細是蒹小于萑萑小于葦也

種樹曰園種菜曰圃有菜曰羹無菜曰臛細切曰虀全物曰菹耕水曰田耕地曰疇

淳熙中狀元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四十二卷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爲望二千戶爲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六朝詩文用字多工巧徐陵云春鶊始轉秋蟀載吟鶬鶊蟋蟀但摘一字

宋季敖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侂胄坐斥著有詩評自漢魏至宋皆隨人譬喻楊用脩引入丹鉛錄題曰孫器之評詩不知爲敖姓誤爲姓

孫也、敖寔閭之福清人、今後裔繁盛、

河洛、洛字避光宗御諱改爲雒字、按春秋及左傳皆雒字、後漢都雒陽、以火德王、謂水尅火、遂爲雒陽、

漢武栢梁詩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陳貞銘引管子書日主夏、月主冬、星主春、辰主秋、爲証、殊有見解、

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

長卿慢陸機時逝柔風戰歲暮商飈飛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蓋宣尼即孔丘揚帆即掛席相如即長卿柔風即商飈殘照即夕陽也此詩中之大病

曹子桓芙蓉園詩結句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子建公讌詩亦云飄飄放志意千秋常若斯語意相類總之原于十九首蕩滌放情志者也

蔡琰笳聲十八拍昔人謂唐人偽譔木蘭詞英

華以爲唐韋元甫作予謂十八拍俱用沈約韻木蘭詞首章亦用沈韻愈証爲唐葢此等詩原是昔人設身處地代爲悲嘆而作初非僞撰後人誤作本人耳使當日有心僞譔何不稍出入其韻乃留此破綻使後人一眼覷破耶令人動作明妃怨中間頗有似明妃自道者亦將謂皆明妃自作亦將謂後人僞撰耶不辨明矣

漢之新城三老魯國兩生壺關三老洛陽令尹皆不知其名姓千載之下不無嘆惜予在邗上

聞昭陽李映碧給諫、取廿一史中、有名無姓、有姓名無字、有姓字無名者、各爲分類、總爲一書、惜未見之、

偶閱于文定筆塵、西域一種小蒲桃、號瑣瑣、中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必有正音、呼者傳訛、及覩西京羽獵賦、漢宮有娑䮕殿、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院、有娑䮕之名、至今相傳爲瑣瑣耳、余按賦中原是䮕娑、非娑䮕也、或是文定誤記耳、然西域之音

亦非正字強以宮名寔之未免附會此種葡萄形質最小正不如從俗以瑣瑣爲當也

唐鄭雲叟咏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水波淩破吳王國近鄭若舟咏響屧廊云盈盈綏步行屧響細傳聲莫謂金蓮小吳城一蹴傾亦本于雲叟

湘蘭馬守眞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巵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也相傳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

杏花屋角響春鳩沉水香殘懶下樓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鈎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駁雜無寔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爲歡有累于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怨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寔之談〇昌黎博塞競財又常畜絳桃柳枝二妓皆能歌舞籍哭公詩有對彈琵琶之句晚年又服琉黃致斃好佚佛者

多藉此訾議之予謂名人適心娛目偶一爲之亦復何損古之敦大節建大業人必不似後人泥塑木雕日日面前畫太極圈子也少陵今夕行云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則是少陵亦博塞矣又何損于少陵乎盛名之下易生責備願世人勿訾其小且學其大

唶唶嘖嘖句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豚此公冶長辨雀語見

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後人註沈詩者単引此數語如此此則是能致冶長災矣何云免按俗傳冶長知鳥語魯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鳴曰齊人出師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為大夫此不根之談佺期正指此詩人好異不論事之有無耳前數語未必真然見論語疏而今之輯韻語者皆未收

宋代先儒壽多不永周茂叔五十七程明道五

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眉壽者、則楊龜山八十三也、壽夭天定、非斲喪元氣而弗永年耳、

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秤者視物為低昂也、今之交友、離不得花秤、

漢武鑿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西竺法蘭至、衆問之、云世界將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徐興公曰、世界大矣、一經

劫燒則無處無灰何獨昆明池有之他處未之見乎法蘭之說秖倣人所不知耳縱曰格物亦未必格天地未判以前物斯言妄矣○予意今人所用煤土掘之地中當即昆明劫灰之屬但習用既久不以爲異耳南中往時絶無一二市猾勾黨開採青山白石悉遭殘賊長林茂樹斫伐一空四劫而劫不可着眼近始禁之亦快事也法蘭所言未必無據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

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五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其無傳尚千五百人、閩人林天崇世歷、著詩經書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者也、惜其書未行世耳、

王粲登樓賦云、登兹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

憂孟浩然登安陽城樓首聯云才子乘春來騁
望羣公暇日坐銷憂寔蹈襲王粲也
廻文詩古今作者甚多往往牽強惟蘇東坡題
金山寺云潮隨暗浪雪山傾近浦漁舟釣月明
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遠樹
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遥望四山雲接水碧
波千點數鷗輕漸近自然也
平原斬笑跛者美人雖曰好客寔慘酷不仁之
甚者樓上見跛人偶一笑之何至于斬其頭以

謝客、且跛客未嘗有奇謀補益于平原、如孟嘗之雞鳴狗盜者之術、輕易以人命沽名亦謬矣、大約戰國之時、君多木偶、客多鬼蜮、人命則草菅耳、其初亦有一二魁傑之士、出一奇運一策、世競傳之、而占風望氣之徒、爭相附和、羣然國士自命矣、至于重虛名而無寔效。愛禮貌而輕死、真一時風尚則然、若田光刎頸以激荊卿、侯生絕脰以報公子、此皆可以無死而死、其與溝瀆何異、自身之不恤、何恤乎他人、知笑者之無

大罪、而請斬之、亦知笑者之無大罪、而斬以謝客、各自爲立名。計本不顧人性命也。爲此等人姬妾亦難矣哉。

初唐楊師道南行別弟云、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如意中七歲女子、送兄云、別路雲初起。離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全襲其語、

今師投弟子之剌曰友生、相習而不解其義、按孔叢子云、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是四友者。夫子稱之也。師之用友本此。

王紱字孟端、永樂中薦授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五、詩画雙美、近見其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亞、如舊業暫歸鄉似客。異鄉重到即

爲家通仙要得懸壺術遺世聊存荷鍤風草色
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幙動輕寒鄰家酒熟邀春
社釣艇魚來動曉餐鳥從萬木陰中響人在亂
山深處行皆對偶精工意新而調逸者也絕句
題靜樂軒云前溪水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晚
過宿酒未醒眠未起半窻紅日鳥聲多竹几藤
床小硯屏薰風簾幙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雨
添得芭蕉綠滿庭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涼生
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吹散木樨風斗

悵藏春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記看得梅花又一年。又畫竹寄友云、我昔尋君扣竹扉、醉中曾寫竹間詩。别來幾度空相憶、多在青燈聽雨時。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此孟端之畫貴重於後世也。

荷蓧丈人遇子路問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適耶、葢丈人高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即直斥之、如朱子之註也、陶淵明作荷蓧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証非責子路之語也

浦長源舍人詩如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一首膾炙人口久矣而絕句訪㬎上人云孤愁無處覓高僧欲問楞伽已不能遙想山中禪定夕半窓寒雪一殘燈過張生舊館云廣陵人去隔天涯舊館淒涼閉落花立馬斜陽空灑淚一聲橫笛起鄰家汾上旅懷云汾水連雲起白波河梁欲渡奈愁何故鄉莫指并州是歸

夢江南夜夜多題墨竹云、僴然石上碧琅玕。葉葉凌風翠羽翰、記得西窓明月夜、一枝瀟灑影中看。皆楚楚有致、浦學詩于閩人林子羽、而詩寔工于林、

弘正間詩僧明秀、號雪江、與鄭少谷孫太初沈石田諸人善、族出海鹽王姓、寓錢塘勝果寺、如雨燈夜着虛堂影、秋磬寒隨落木聲、江岸鷓鴣悲暮雨、柴門燕子惜春泥、今日挺之眞有子、當年趙括豈無書、著書獨借虞卿老、懷古猶含庚

信悲荆門落日巴陵迴衡岳秋風鄂樹低皆有深思過縣山人故居云溪邊野竹映寒沙茅屋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花殊有唐響與少谷太初石田調微異亦沙門中之錚錚者也

釋魯山秦人也與李空同何大復善詩多五言如出鄉逢歲暮歸路踏春寒高山千里夢芳草十年春絶句東風送春來散入羣芳去花謝鳥聲聞春歸向何處又深樹自生涼晝眠無事擾

合眼夢難成起坐嫌啼鳥又柳花飛蕩草萋迷躑躅東風任馬蹄野鳥不知鄉思苦更來行客耳邊啼皆有清絕之趣

經籍志載陳希彝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希彝集建寧府有鏤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詩希彝缺焉予考華山志有西峰一首云爲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

紫泥宜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画障。松
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鴞。有意求仙到
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睡千年、又赴
召答葛守忠云、鶴氅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
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臺望眼穿。涉世
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纔欲和衣
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踪
跡踏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

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
別麻衣道人云。華岳峰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
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
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
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歎巨靈仙。又於宋祕閣
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灑落翻光冷。一派迴環
湊晚暉。幾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
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
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笥。

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予所見者僅止此耳、

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縛、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秘不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

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程氏演繁露曰、靖康間、閩人黃朝俊作緗素雜記、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月令四月靡草死、麥秋至、大昌謂朝俊未嘗讀月令、誠不可解、葢秋爲成熟之後、古注可依、卽綽傳亦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亦本注疏、惟空同子曰、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指蟲屬也、程氏亦以麥秋爲物矣、

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爲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夭，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叙拜。龔氏既殁，爲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絕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惇厚也。今有愛妾死者，自爲墓志，嫡妻尚在，通篇諱爲妾之意。其識見愧張公多矣。

臨川聶大年，正統間爲仁和教諭。予得其遺詩一卷，工於七律，對偶森嚴，如一飯未嘗忘鉅鹿。

千金何必學屠龍。可憐弄玉歸天上。誰遣崔徽在卷中。孟嘗空有三千客。李密曾無五尺童。誰憐鮑老偏能舞。舊說綿駒最善歌。回文織就佳人怨。彈鋏歌長壯士羞。老去維摩長卧病。重來蘇晉愛逃禪。欲向漆園尋傲吏。曾從江夏識奇童。皆使事穩帖也。如故鄉夜雨燈前夢。京國秋風病後容。薄宦正當多病日。賞心無復少年時。病與年侵方覺老。涼隨雨至始驚秋。皆寫情真切也。如白馬祠前潮似雪。碧雞坊外路如天。露

井曉分澆藥水春鋤香帶種花泥一拳潤色當
窓見三徑秋聲到枕聞雪際樓臺空暮景水邊
籬落白秋花月映露珠疑照夜風翻涼葉覺先
秋鐵馬渡河氷巳合金笳吹月夜無風巳識種
桃前度客却尋采藥舊時僧栢子香消春夢覺
梨花門掩雨聲寒石屋松濤天接海祗園花雨
夜吹香氷炊雲子供僧飯衣過風廊惹佛香聽
經白晝來山鬼咒食清齋走鉢龍千古幾人分
得巧七襄終日不成章銅雀硯寒頻換水紫駝

裘薄更裝綿。綠水畫船春繫纜。絳紗銀燭夜登樓。看花醉舞春衫濕。剪韭高談夜燭紅。荷葉雨鳴湖水冷。稻花香散野田秋。鸛登曲箔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乾。杖龍化去秋潢潤。笙鶴歸來夜月寒。皆寫景清絕也。若大年者足以傳矣。江淹有遊黃蘗山詩一首。蓋江曾爲浦城令。遊福清之黃蘗山也。湖州杼山西南五里。亦有黃蘗山。顏魯公作妙喜寺碑銘。以爲江淹賦詩之所。似未詳審詩中語也。江詩云。長望竟何極。閩

雲連城邊。已題言一閩字矣。又云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是山有十二峰最高也。又云陽岫照鸞采。陰崖噴龍泉。是山有龍潭九處也。又云殘杌千代木。崒廧萬古烟。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厓間。是山至今古木陰翳。若粱代又不知何如其蔽虧也。又云况我葵藿志。松木横眼前。此正淹爲令尹時望闕而見也。若湖州之黃蘖。不過山清水秀而已。與此詩全不合矣。浦城縣三國吳曰吳興。至唐始改

爲浦城、按淹本傳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日久、後黜淹爲建安吳興令、即今之建寧浦城令也、曾公誤以吳興爲湖州、此又是一證、

六祖衣傳自達磨、本西方諸佛授法信器、乃西域屈眴布緝木棉爲之、鉢由魏主所賜、乃陶器、紫黑色、明亮可鑒、六祖受法黃梅、祝云、衣爲爭端汝勿傳、故徒衆寶之、歷劫無恙、唐肅宗代宗宋仁宗皆請衣歸大內、供養瞻禮、後俱遣使勅還曹溪、唐劉禹錫作佛衣銘、至嘉靖中、莊渠魏

校督學廣東、謂佛氏爲異端、取衣而焚之、鉢則搥而碎焉、莊渠拾吾儒糟粕、未必能爲聖賢、斯舉亦不韻之極矣、説者以莊渠初有子、毀信器之後、遂絶嗣、以爲報應、又未必然耳、武彝舊有魏王子騫頭顱、嘉靖中、縉雲樊獻科、巡按閩中、取而葬於金雞巖石壁上、不令人見、恐致污穢、此乃近理也、嘉靖末、廣東巡按御史王紹元、有南華寺詩云、衣付爐烟空幻滅、經傳貝葉總支離、上句言焚衣事、下句言六祖不立文字而頓

悟、似不能無惧於莊渠云、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人、恒河沙數、豈止於此、必相同者多、然富貴貧賤壽天、必無相同者、命之理微、非五行所可推測。亦非術士所可懸斷也。卽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止一百萬零三萬六千盡之矣。文文山曰、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其所得四柱、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

之外、且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廿期中、姑以百年爲率、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此論最當。足鎮星家之舌予曾聞之一談星者曰、然四柱雖同。當分方域看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墳墓、盛衰、家爲隆替看之。此說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遠恐泥。聖人是以罕言。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

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
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
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
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
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覯也、洪自敘十五始讀書、
蓋亦不爲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
仙傳、則得自西山道藏中、爲梓刻之、後此若宋
王伯厚、著書近七百卷、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
鳳洲先生前後四部稿、幾四百卷、古今集部之

多、亦所罕見、而楊升菴朱鬱儀、著述皆近百餘種、予嘗刻其書目以傳、其著書世亦不盡見也、金陵丁菡生著述亦有七十餘種、書饞蔓筆至五十卷、他可知矣、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頲作也。此可以證、

蕭何謚文終、終之一字。不知于謚法何居。

宋初之詩，沿五季卑靡之習，詞多率易。至楊文公大年，始創爲西崑體，同時和之者，有劉筠、錢惟演、胡宿、晏殊、晁迥諸人。其詩組織工麗，雖門逕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强，終是綦隆人物。其倡和集，澶淵晁氏書目中有之，人多未見。然其詩往往見于宋文鑑、瀛奎律髓諸選中。如咏漢武諸作，即義山諸人不能過也。今錄其佳句，與世共賞之。如楊大年：鳳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錢思公：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

龍媒。劉承儀行厨爨蠙雕胡爇。汞埒鏞金汗血

驕。晏元獻秦聲未覺朱絃潤。楚夢先知薤葉涼。

宋景文風經禦寇仙遊外。埜識禪諶草創餘。過鄭

國詩 楊黎州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

宋宣獻江涵帝子飛閣。山際真君寉馭天下。

晉公乞珠泉客遺。關市種玉仙翁寄。鈑圖。劉師

道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李宗諤

一溪曉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胡武平雕

戈夜繞千廬衛。緹騎秋盤五作宮。諸句整麗精

工。其用事亦時時可取。世喚其持擔義山。未悉諸公耳。義山詩號西崑三十六體者。以義山及溫庭筠段成式三人。俱行十六。故也。

光武故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又有高獲。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語及讖。光武曰。劉秀作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光武堅叩之。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後果徵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輒披髮不畣詔旨。獲少與光武友善。既即位。屢徵之不起。踪跡與

子陵同隱于石城。城今池州府也。見府志中、

或云、唐裴勛呼父坦之爲十一郎、子可呼父爲郎。亦異。不知唐人奴多稱其主爲郎。安祿山嘗稱李林甫爲十郎。裴之稱父爲郎。亦猶今之稱父爲爺耳。

何元朗云、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于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于學宮、松江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按唐人有

習大經中經小經之目。以爾雅為小經。是爾雅原為士子所誦習。不知以何時廢耳。其實讀書作文。必先明字義。元朗之言。固不刊之論也。

吳介茲評閔孝子傳。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為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戇。不懂。孝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為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

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設諢笑謝之人以孝子粗戇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卧床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眞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駭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襟發所捫處睇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爲

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啜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即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錯愕曰呼是願安所得藥妻長跪泣請醫不可却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爲必死泣相

向詣朝藥忽迸落劍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醫報謝醫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醫即里中人爲徧閱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遯去或曰孝子終粗戇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封

股療親古不深許刲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戇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戇哉今世之不粗戇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刲股與刲肝世常有之若孝子者亦大異矣介茲豈有所激刺故爲是詭說乎抑至性純篤果在田夫牧豎而平日誦習詩書之人遇親危難反引文飾義守毀傷滅絕黷政妨世之說而不變如介茲

所云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者乎記之以爲末俗之勸

借山隨筆言楊公太初名肇基者似儻俊偉所在招致技能異敏士立功名天啓末鎭上黨其幕客有孫無屋者能黷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鐙前不知操何術

閩中洛陽橋圮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

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蹡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畢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後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顏杲卿碑云、公初被害、揭首于街樹、有張湊者収其髮、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牀而哭、忽聞、

聲如鞭牀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宋文信國盡節後廬陵義士張千載收其齒髮歸授其夫人歐陽氏一月夫人夢公怒曰繩嚙斷髮矣啓匣視之髮爲繩所束過急幾斷異而理之二公之精靈不沒如此而收齒髮者俱姓張亦異事也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

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窖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閬閤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也

呂布封溫侯而王允亦封溫侯馬援爲伏波將

軍、而路博德亦爲伏波將軍。呂望爲尚父、而錢鏐亦爲尚父。今人、但知二呂、及新息耳。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見中朝故事、湯義仍玉茗傳奇、弄鶯簧到柳衙。本此、

劉瑾本姓笪、生于馬嵬坡、即楊妃瘞處也、王振本教官、後閹割、見媛姝隨筆、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趯于

下遂讀作虞字韻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
寶周禮註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
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
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註
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宋
曁陶皋進士傳臚時呼作繫音無應者蘇魏公
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曁某呼之果應六
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其實音瓢高丽姓也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蒯聵之亂、衛人狐黶實殺子路、子崔既長、往行復仇、黶卻之、約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君子曰、子崔能報仇、奇。不負由之孝子、狐黶心服其義、蒲弓木戟、甘一死、以成孝子之名、更奇。

宋史党進傳、進為忠武軍節度、一月自外歸、有大蛇臥床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為寢衣、則知論語中必有寢衣自屬被矣、何晏論語註、引孔安國云、寢衣即今之被、史臣所用蓋

本此安國漢人去古未遠當有據也。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耳。冗官亦可謂枝官見韓非子。

姚福曰伯彝叩馬而諫福疑無此事孟子謂伯彝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時當商紂十五年至廿年而文王沒又十一年武王始觀兵㦸黎又徘徊者二年紂殺比干武王乃伐商至此伯彝居

西者十八年矣論尊尊矣論舊舊矣且太公邑姜爲武王妃實生成王爲周懿親與伯夷爲一體之人武王伐紂豈一日之故哉而必待叩馬以諫況一諫不用遂去之採薇而作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夫伯夷旣以武王爲暴何久享其養而無一言以諫及諫不用而方以爲暴雖戰國無義之人所不爲也而伯夷爲之乎蓋孔子稱伯夷餓于首陽者言賢而隱居困窮于下非眞餓死也史記之不可信者甚多不

未晚也比庚子公首鄉薦辛丑成進士及第亦不復記憶是夢矣適游街公馬上顧盼後乘果係杜公杜是時果爲京兆公忽悟前夢因大異之甯喜其言驗題其齋曰瑞夢堂索記於公公因爲瑞夢堂記以貽之友人偶語是事余因歎遇合之數其前定若此甯之神解尤不可及矣

道光丙申上元日閱竟上八齋識

樹屋書影第十卷終